



# 克魯日里哈

潘諾娃著

克魯日里哈

潘諾娃著

徐克剛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V. ПАНОВА  
КРУЖИЛИХА

---

本書根据“苏联文学”英文版1948年第二、三兩期  
譯出，并根据苏联外文出版社1956年英譯本及苏联国  
家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俄文本校訂。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 526 字数 218,000 开本 850×1168<sup>1/32</sup> 印張 9  $\frac{7}{16}$  插頁 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00册

定价(6) 1.00元

## 目 次

第一章	里斯托巴德	2
第二章	主任設計師	22
第三章	魯加辛回來了	40
第四章	烏斯杰契金和托尔加	72
第五章	工厂里的孩子們	80
第六章	筆記簿	107
第七章	勝利前夕	119
第八章	母親	148
第九章	諾娜的生日	168
第十章	諾娜的生日(續)	190
第十一章	星期日	204
第十二章	家庭里和工作上的煩惱	218
第十三章	愛情	234
第十四章	夜	240
第十五章	結束与开始	273
附 錄:	論克魯日里哈(A·塔拉森柯夫)	291

太陽升起來，照在遼闊的河面上，金黃燦爛，在天上散發出淡淡的紅光。隨着太陽的上升，工廠汽笛的緩慢而嚴肅的調子，也向天空升起。它淹沒了火車頭的轟响和噴汽聲、機械的轟隆聲、嘈雜的人聲，而那些機車似乎在工廠的場地上無聲地滑過去，起重機在悄悄地卸下它們的負載，人們的嘴唇在默默地動着……這種強有力的汽笛聲在河上飄浮了很久，在離開克魯日里哈九公里的市鎮里也可以清楚地聽到。

人們听到了這個汽笛聲，向各個入口湧進去。有些是從附近的工人住宅區步行來的，有些是坐電車來的，大部分是搭火車來的。長長的列車把他們從市鎮和郊外帶到了這個小站上。列車剛在站上停下，人就從車廂里傾瀉出來，急急忙忙地向工廠走去——像潮水般地湧向各個入口。他們穿着羊皮外套、棉茄克、皮上衣、軍大衣、便裝、毛皮大衣；有的頭上裹着圍巾、有的戴着有耳遮的皮帽子、有的戴着布瓊尼<sup>①</sup>式的軍盔、或者絨帽。男的和女的、黑頭髮的和淡黃頭髮的、高的和矮的、快活的和憂郁的、頑皮的和莊重的一一成千上萬的各式各樣善良的人進廠去上日班。

汽笛聲慢慢地低了，彷彿從高空降下來，越來越低，直到它好像平伏地展開在地球上，帶着一種聽不清的低抑的調子，慢慢

---

① 布瓊尼（1883—），蘇聯元帥、紅軍騎兵的創始人。

地消失到地球的內部。汹涌的人潮流進各个車間去了。只有衛兵們仍然站在各入口……日班开始了。

## 第一章 里斯托巴德

正月里一个寒冷的晚上，克魯日里哈工厂的厂长里斯托巴德將軍，送他的妻子到医院里去。

这是一所很好的医院，是这个鎮里最好的一所。吩咐了汽車司机密尔曹耶夫開車特別小心。

“要开得像在空中飄浮那样平穩！”里斯托巴德說。

在克萊芙佳怀孕期間，就已經發現密尔曹耶夫是这里最好和最仔細的司机了。这时候他格外賣勁，真的，他們簡直是在空中飄浮，而不是在乘車。

“我們好像把你抱到这兒來了，克萊霞<sup>①</sup>！”里斯托巴德在扶着他妻子下車的時候說。

他們站在鐵柵門跟前。門里面，是長着高大的白樹的院子，院子的深处，聳立着那所產科医院。鐵門上点着一盞昏黯的灯。由大門到台階那里，在一人高的雪堆中間，已經开拓出了一条像是狹谷般的小徑。里斯托巴德引着妻子沿着这条小徑向台階走去。她敏捷地走着，似乎有点激动；他听得到她的呼吸。他緊緊抓住她的胳膊肘，說：

“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很順当的。”

“我一点也不害怕，你怎么会以为我害怕呢？”克萊芙佳說。

---

① 克萊芙佳的暱称。

他們一同走進了門厅，但是里斯托巴德只能走到這兒為止。一個穿白外衣、戴眼鏡的年紀大的女人走過來照顧克萊芙佳，吩咐他走，並且叫他把他太太的新海豹皮大衣帶回去。這件新大衣是克萊芙佳最中意和喜愛的東西，是她所特別關心的東西。

“唔，對啦，”克萊芙佳說，“把它帶回去吧，你來接我們的時  
候再帶來——別忘記。”

她快活地笑着，里斯托巴德也笑起來，他在想像帶着妻子和小孩從醫院里回家時的情形……他記下了值班醫生的電話號碼。克萊芙佳用勁吻了吻他的嘴，就上樓去了，那個戴眼鏡的女人陪着她。里斯托巴德回到車上去了。

“你瞧！”他跨上車子、在密爾曹耶夫旁邊坐下、小心地把皮大衣放到後面座位上以後，帶着假裝的煩惱說。“麻煩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永遠沒有完結。千萬別結婚呵，阿赫默特——那會使你一天到晚忙個不休。現在我得帶着這件大衣上劇院里去呢。”

這天晚上在劇院里舉行市共產黨員積極分子大會。

里斯托巴德遲到了。他一走過劇院休息室，就從半開的門里看到正廳前排擠着滿滿的人頭，聽到市黨委第一書記馬卡洛夫講話的聲音。根據他所聽到的斷片的語句來推測，馬卡洛夫一定已經講了一些時候了。里斯托巴德從台旁邊走到台上主席團那兒去。那些坐在鋪着紅布的長桌子旁邊的人都挪動了一下，在中間讓出位置來給他坐。飛機工廠廠長左托夫，立刻遞了一個條子給他：“你為什麼來得這麼遲呢？”里斯托巴德就在那張條子上寫了回答：“送我妻子去產科醫院去了。”他看到這張條子被大家傳遞着觀看，所有看過這張條子的人都向他同情地笑笑……左托夫斜靠在他鄰座的背上用出聲的耳語說：

“一個很好的理由。恭喜恭喜！”

“还早一点呢！”里斯托巴德輕声地回答，一面却想着随时都能生下来的。

会一开好，他就得打电话到医院里去……

他在等展开讨论。他对报告没有多大兴趣：馬卡洛夫所講的一切在市委会會議里早就講过了，而且他正在引用的那些数字有些就是今天早晨里斯托巴德送給他的。里斯托巴德从一九四二年开始領導这个工厂，他对当地的情况已經十分熟悉了。

里斯托巴德向听众席上望了望。他的人——克魯日里哈的那些共產黨員在什么地方呢？党組長里亞布辛沒有來；他为了打中在小腿骨上的彈片所引起的癢腫，躺在医院里，一星期前才施行了手術。昨天里斯托巴德曾經和那个女專科医师通过電話。她說里亞布辛也許还得再施行几次手術，因为碎彈片也許在今后二十年內还会發現呢……是的，明天他得去看看里亞布辛。烏茲杰契金朋友在什么地方呢？呵，他在那兒，烏茲杰契金朋友，坐在第五排的边上，皺着眉头望着講話的人，可是他心里却一直在想着里斯托巴德，很想偷看他一眼，但表面上却故意避开了他的眼睛。他坐在边上，是为的輪到他講話的时候，上台去更便当点。

唉，烏茲杰契金，烏茲杰契金，你这样死頑固会葬送了你的命。你对我太过分了——再說，你会得到怎样的結果呢，烏茲杰契金？你以为工人們信仰我还不如信仰你嗎？你不能一輩子都搞你这个被选上的工会工作的。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專業，而且我敢說，这些年来你还把它忘記了。你那么自命不凡，你是不容易再回到生產部門中去的！……

烏茲杰契金臉上的表情很緊張，他面色蒼白、瘦削，一副討厭相，就像一切有病的、臉刮得很不干淨的人。而喜欢一切美丽的、健康的和快乐的東西的里斯托巴德，帶着厭惡的表情望着



他……

然而，看着那个老維登涅耶夫却是一种快乐：他穿着一套虽然式样很旧、可是質料挺好的黑呢西裝來开会。潔白的上了漿的領子、黑色的領結，他的鬍子和灰白色的鬚髮都修飾得很整齐。他这副样子就好像这是他的命名日似的！好極啦，尼基达·特洛非默奇！我們克魯日里哈的熟練工人，就是这样的人物！

事实上，今天的确是尼基达·特洛非默奇的大吉日。他接到了他大兒子巴維尔的來信（小兒子一九四三年在前綫陣亡了）。巴維尔的伤已經好了，裝上了一只假腿。他給他的父親，也給自己車間的党組織寫了一封信。信里說他不久就要回家來。老維登涅耶夫已經沒有他那副驕傲的沉着神气，他的臉被幸福的光彩照亮了……是的，經過了这一段恐怖时期，一个兒子能够回來，尽管失去了一条腿，总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馬卡洛夫講完話走下台來。他在主席团里坐下，他那机灵的、稍微帶点兒狡猾的目光掠过里斯托巴德的面孔，于是里斯托巴德曉得馬卡洛夫已經知道烏茲杰契金就要說的一切。他会不会支持烏茲杰契金呢？

接着發言的那些共產黨員大半都是从克魯日里哈和飛機工厂來的工人。他們指出了各報紙所說的“生產的障礙”。

里斯托巴德自己对于他的厂里所發生的那种障礙非常熟悉。障礙都是發生在那些他还不會去巡視，或者需要他亲自管理的部門里。老維登涅耶夫說到了那新的压榨机——曾經有很多人講起这机器，可是它还不曾被使用过。

“我們曾經一再通过党組織和歷次技術會議使厂長注意到这个。”他說，向里斯托巴德这方面望着。

里斯托巴德点点头：是的，这是真的，他們叫我注意过的。他感到片刻的煩惱，那压榨机的事情又發作了。两个月前左托夫老纏着他，打电话要求他把压榨机借給他，答应在第二季归还。可是里斯托巴德沒有答应借。現在把左托夫惹火了。他遞了一个条子給里斯托巴德：“你这种行为簡直像一只馬槽里的狗①！你不借給我，可是你自己又不用……”

唔，沒有关系。压榨机明后天就要用了。

在維登涅耶夫之后接着發言的是一个飛机工厂里的女工，她訴說她們那里許多房子的情况都很糟，而管理部却置之不問。厂长左托夫皺起眉头，停住不寫了，坐在那兒前后搖着……里斯托巴德很想送他一張諷刺的条子，可是來不及了：烏茲杰契金走上講台去了。

里斯托巴德和烏茲杰契金相識还不到一年。当里斯托巴德接管工厂的时候，工会工厂委员会②的主席烏茲杰契金已經被征入伍。他在前綫得了極嚴重的彈震病，很久才慢慢地痊愈，大家都認為他不能再担任繁重的工作。他被派到了鄂木斯克去担任政治工作。他从那兒寫了許多激烈的信來，要求工厂管理部帮助他回來。里亞布辛处理这件事，为他取得許可，回到厂里來，不久他就又被选为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主席。

烏茲杰契金看了一下厂里的情况，就向里斯托巴德提出了許多要求和控訴。

---

① 这句话出於“伊索寓言”，原意是說一只狗佔了馬槽，自己不能吃，又不讓馬吃。这里借用来指里斯托巴德佔住了压榨机，自己既不用，又不借給人。

② 按照苏联工会的組織法，苏联各企業中工会的最高組織是全体大会，或者（在大企業里）是工会會員的代表會議；全体大会或代表會議選舉工厂委员会以領導企業中的工会工作。

“不，請別干涉這個問題——這讓我來處理吧。”里斯托巴德告訴他。

“对不起，厂长同志，”烏茲杰契金堅持地說，“你不知道这是工会的职权嗎？”

“我不知道，”里斯托巴德反駁說，立即就覺得那个人討厭。“我想你應該知道自己的职权。”

“可是，你不是希望我們參加社会主义競賽嗎？”烏茲杰契金問。

“不是我希望——而是前綫的要求，”里斯托巴德反駁着。

“这种談話，”烏茲杰契金說，“应当在另外的情况下繼續進行。”

“沒有必要，”里斯托巴德說，“因为您从我这里再也听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了。”

从那天以后兩個人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有时候气得里斯托巴德怒火直冒，烏茲杰契金也像肺病患者似的燒得滿臉通紅。

里斯托巴德聽說過烏茲杰契金曾經遭受極大的不幸：他的妻子参加了前綫愛國护士会的救护工作，在战争一开始就被打死了，留下兩個小女兒、他妻子的弟弟——一个还只十多歲的学童和一个生病的老丈母娘，得由他照管。在家庭生活里烏茲杰契金是一个很痛苦的人。里斯托巴德对于这些事实却無动于中，因为他討厭那个人。

現在这个人在做什么呢？他正从胸前口袋里取出一大叠紙來。好像他要發表一篇比馬卡洛夫更長的演說似的……

他用瘦削的指头竭力扣着鈕扣，但是鈕扣掉下來落到了地板上。主席团里有人俯下身去，把它撿起來遞了給他。

“这不是压榨机的问题，同志们，”现在烏茲杰契金說話了，“那到底还不过是一件小事。我現在所要講的是更進一步的，而且是更帶原則性的問題。”

呸，多么乏味的开头！你直截了当地告訴他們我怎样压制了你吧……

“我回到工厂以后發現了什么呢？首先，我發現管理部和工会工厂委员会沒有联系，而且也不願意和它建立关系。”

这是撒謊！首先你看到工厂的預定產量每个月都是超額完成的。在前任厂長时期，这兒的人总要去釘着人民委员会訴苦，請求减去計劃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为的他們不能完成——尽管有着那些設備，就是不能完成。

“实际上在我們之間沒有合作，有的只是个人独断的管理，換句話說，独裁專制，說得更确当点，厂長是一个独裁者……”

你看，他說得多准确……

“我們的工会委员会从來沒有处在一个像現在这样不重要的地位上过……”

这能怪誰呢，老家伙？你尽管表現得使人家相信你能担当更大的事情好了。好的，表現吧……

“我們从前的厂長常常顧到我們，他知道怎样維持厂里工会的威信……”

可是他却不能維持自己的威信，苦惱的就是这一点。他既不能勝任工作，便不能不被解除了职务……

“里斯托巴德同志企圖拿自己来代替工会的組織……”

“事实，拿出事实來！”馬卡洛夫有点耐不住，打断了他的話。

“好的。同志们，这兒光是去年一年的事实……”

他揮舞着一大疊紙。他的嘴唇發白了。

一直在筆記本上寫着的左托夫，這時候停住了，張開嘴巴注視着烏茲杰契金。馬卡洛夫也眯起眼睛望着他。他們全都向他望着。這樣的言論是他們在戰時舉行的歷次市黨員大會里從來不曾聽到過的。

烏茲杰契金舉出了許多在技術會議里提出過卻不會被實行的建議。這種建議很多——有二十來個。而且其中有些是能夠實行的。為什麼竟沒有實行呢？——只有鬼才曉得！有些——因為主任工藝師提出了同樣的建議，有些是被疏忽了的，因為有更多急迫的工作要做……

“我們能夠得出的唯一的結論是：廠長很少注意群眾的呼聲……”

可悲的結論啊。

“……而在另一方面，主任設計師提出的每一個要求卻立刻就實行，好像那是人民委員會的命令一樣。”

是的，我照顧老头兒，這是確實的。

“大概這位主任設計師患了風濕病或者痛風什么的，所以他把整個設計部門都搬到他家里去了。那些設計師必須到他家里去辦公。你們聽到過這樣的情形嗎，同志們？——社會主義的生產機構里竟有這樣的私人組織！”

假如主任設計師領了养老金退休了又怎樣呢？——你的處境就會好一點嗎？你不會馬上就找到像他那樣的人。

“或者拿特種車間主任格魯希佛的事件來說。工會委員會反對給他獎金，但是廠長總是照發獎金給他，不斷地照發給他。我個人曾經反對給他勳章。”

“為什麼呢？”馬卡洛夫問。

“因為工人們對他有明確的意見。因為格魯希佛所關心的只是

他自己的利益和怎样向上爬……可是厂长反正不听我们的话。”

我没有工夫去注意格鲁希佛所关心的是什么。他的车间的信管产量总是超额完成预定计划，我便把奖章授给了格鲁希佛——这是明白而简单的。

“……当为了娱乐、研究、或者帮助某一个家庭而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很难叫厂长拿出钱来，我们便不得不竭力向他要求和解释我们要钱的理由。而在同时，当我们的足球队和‘斯巴达克’队比赛得了胜的时候，他发给我们的球员每人一千卢布，而门将竟拿到二千卢布之多……”

“你不是开玩笑吧！”左托夫迅速转向里斯托巴德。“简直该死！……”他感嘆地叫道。

“……要说明我们厂长的好恶用什么来决定，这是不可能的。说起来，他对于在前方为国家流血的人和始终在后方工作的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没有区别……”

“这是煽动！”听众席上有人叫道。那是老维登涅耶夫，他的小儿子死在前线，大儿子少了一条腿回到家里来……

左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满意表情：这可骂着他——克鲁日里哈的厂长！骂的好，骂的好！

“……于是，结果工会委员会除了组织社会主义竞赛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职权了……”

“这也不是一件小事……”马卡洛夫说。“决不是一件小事。只要你好好的干，也可以表现出成绩来……”

“……就是在这兒我们也没有权利。到了要估计生产指数的时候，厂长就出来把我们排除开去。我们认为最好的工人都被撇在一边，他寵信的人却都大出风头……”

“因为我用另外一种标准去判断他们！”里斯托巴德插嘴说，第

一次按捺不住了。“因为我从工作上去判断一个人，我才不管他在你们的多少个委员会里担任职务呢！”

“你们听到了吗，同志们！”烏茲杰契金叫道。“厂长把工会的活动一点也不放在眼里！”

“煽动！”听众席上又有人插嘴叫起来。

“静一点！”另一些人叫道。“让他讲下去！别插嘴。”

“里斯托巴德同志，”馬卡洛夫說，“等會兒你有机会講的，那時候你可以盡量說了。”

有什么可說的呢？一點也沒有可說的。事實是難歪曲的。烏茲杰契金對於這一點連一半也不知道！例如，工人供給部部長有代理人在鄉區，代理人的職務是隨時向他報告關於集體農莊繳給國家的產品的詳細情形。當一個農場一繳完應繳的產品而有权處置它的剩餘產品的时候，代理人就立刻到那里去跟他們訂約，把剩下的馬鈴薯和蔬菜都收了去……几天后，那時收到各机关的正式通知，飛機工厂和別的工厂的供应工作人員到來了。但是這時已經太迟了——克魯日里哈已經把所有頂好的東西都給拿走了。這就是你——可尊敬的工会工厂委員會主席，能够吃到大量的馬鈴薯而不需要動一下腦筋的緣故咧……

在這兒可沒有必要講這個。最好是什麼都不說。他壓制了別人，破壞了規則，篡奪了別的機構的權力，可不是為了爭權，而是由於一種什麼事都要管，什麼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親自動手的不幸的熱望。也許這是不聰明的，甚至是極不聰明的。但是這又有什么辦法呢；他就是這種人。

另一方面，假如他作出這樣一種反社會和反黨的事情來，就像烏茲杰契金所說的那樣，里亞布辛或者馬卡洛夫一定會給他指出來嗎？他們會的。

現在他不得不上台去講些什麼作為回答。關於那些不會被實施的技術上的建議。事實上，講到這一點，也只不过二十項不會被採納，四百多項建議今年都被實行了……他應當把給足球隊員獎金這件事情開玩笑似地對付過去，使人們發笑……至於他和烏茲杰契金的关系——他可以舉出里亞布辛來做例子，至少他做着工作，從來不曾訴說過他受着什麼牽制……最後，他可以機敏而同情地稍稍暗示一下，烏茲杰契金的神經不正常……

他走到台前面——高大而魁梧，胸前橫着一列綬帶，穿着漂亮的將軍裝，穿着這服裝他感到很拘束，他只有出席公務會議的時候才穿——一個有權力的人，眼睛像小孩的眼睛一般坦白而正直……

“同志們！”他有信心地開始說。

那些領導工人的共產黨員，那些在廠里形成輿論的人民，開完會議的時候一定已經寬恕了他們的廠長的越權，而像從前一樣地信任他了！

“反正你是一隻馬槽里的狗，”左托夫在會議完畢後，穿着軍裝大衣的時候說。“這真是一種耻辱啊。說老實話，你什麼時候使用壓榨機呢？”

“不久就要用啦。”

“那麼你還在等什麼呢？”

“等人。”

“原來是因為沒有人才放在那裡的嗎？”

“你們的情況當然好的多：你們的人員是齊備的，對吧？”

“看你說的什麼話，你也知道我沒有。……但是假如你願意的話，我給你一個駕駛壓榨機的人。真的給。他會去的。要嗎？”



“好吧！”

“只是有一个条件：你得拿自己的格魯希佛來換他。你的特种車間的一切工作不是都安排好了嗎？”

里斯托巴德笑起來：

“他不能去。”

“不，我是說的老實話。他是一個出色的工作人員；你知道，我一定給他創造一些好條件……給吧！”

“我也是說的老實話。不成，閣下。我自己需要他。”

里斯托巴德想听听馬卡洛夫對於烏茲杰契金的發言的意見。馬卡洛夫在會上所作的結論里，對於職工會在社會主義競賽運動中所擔任的任務講得相當詳細，而那件偶然發生的事情卻連提都沒有提！……他正在和飛機工廠的兩個工人講話，一面講，一面從門廊里走過去，雖然他看見了里斯托巴德，卻沒有停下來……

里斯托巴德走進經理室去，打電話到醫院里。電話里有人告訴他：

“你太太在二樓十四號病房里。她很好。不，孩子還沒生下來。陣痛還沒開始。你把她送來得太早了。她問候你。早晨再打電話來。”

你瞧！——太早了，可是克萊芙佳卻急得什麼似的。她以為時間到了，非趕快上醫院不可。慌得要命——當然她是沒有一點經驗的。下一次生產的時候就不會這樣啦……

他在半夜裡醒來，一個人睡在大床上，眼睛還沒睜開就想著克萊霞，說不定孩子已經生了下來吧。今天是什麼日子呢？一月十一日。這將是他兒子的生日。他一時衝動想打個電話給醫院里，但是他把這衝動抑住了，直到早晨才打去，因為醫院里的人這樣關照過他。